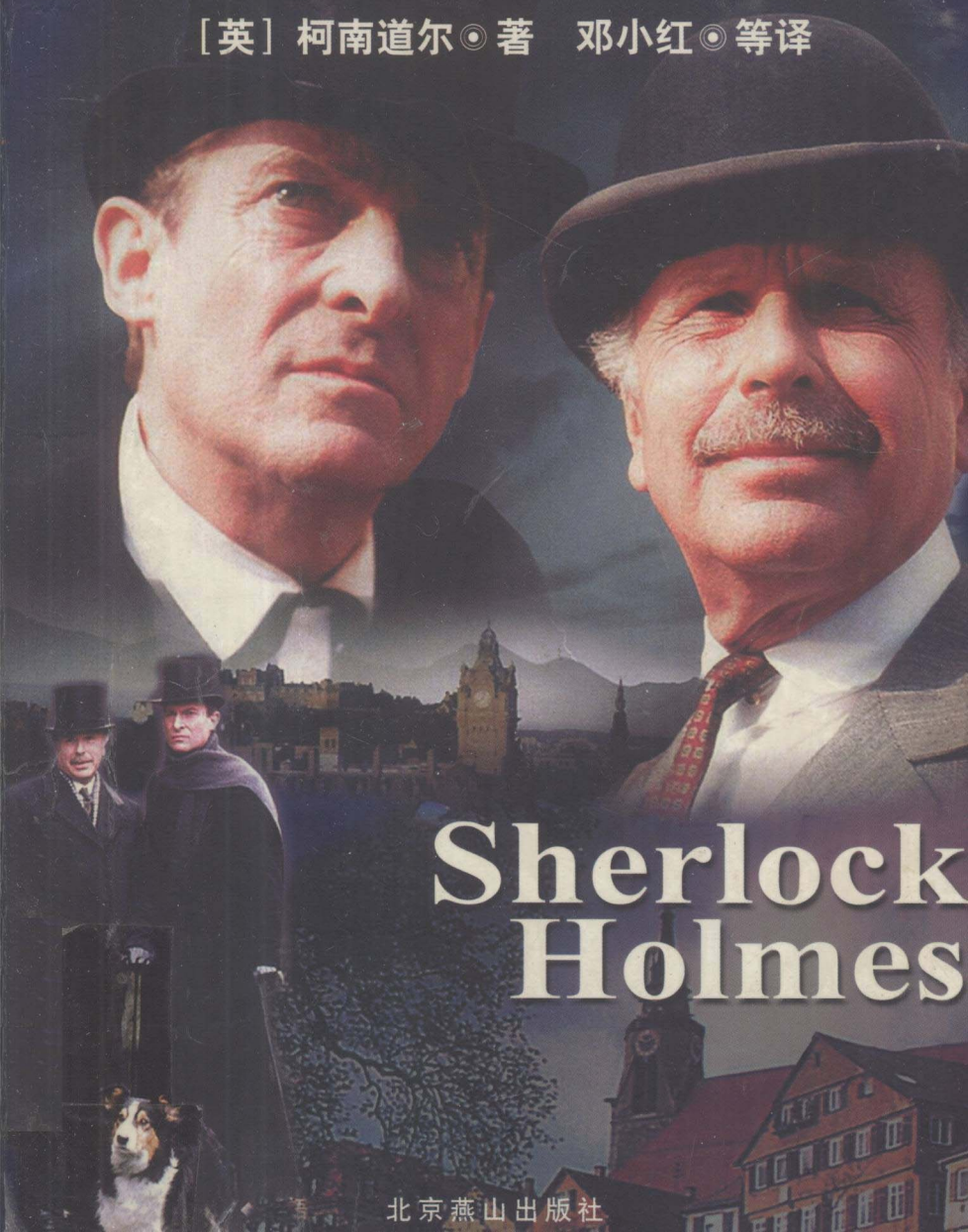


随书赠送电影VCD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[英] 柯南道尔◎著 邓小红◎等译



Sherlock Holmes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集／(英)柯南道尔著；邓小红等译．—北京：

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

ISBN 7-5402-1198-9

I . 福… II . ①柯… ②邓… III 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

IV 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4360 号

责任编辑：马明仁 里 功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230mm 大 32 开本 12 印张 320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9.50 元

目 录

血字的研究.....	1
四个签名	87
巴斯克维尔的猎犬.....	171
恐怖谷.....	285

“他们早有准备，狡猾的东西！”

正当福尔摩斯要走进小房子时，里边跑出一个小男孩，看上去一头卷发，有六岁大小。紧接着又追出个妇女，她又胖又高，手里拿着一块海绵。

“杰克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洗澡！不听话等你爸回来揍你！”那个红脸膛的女人喊着。

福尔摩斯便拦住了小男孩：

“杰克小朋友！你肯定是个好孩子，不会挨揍的。你想要点什么？”

小孩想了想说：

“我想要一个先令。”

“你不想要更好的东西？”

孩子天真地回答：

“我想要两个先令。”

“那好，给你，接住——斯密斯太太，你儿子真乖！”

“先生您过奖了，他淘着呢！他爸整天在外，我又管不了他。”

福尔摩斯用一种失望的口气问：

“怎么，他不在？真不巧！我们有事想找他。”

“他从昨天早上就出去了，直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唉！我挺着急的。不过，您要租船就跟我说吧，没问题。”

“可我要租汽船。”

“汽船让他开走啦。船上带的煤不够，伍尔维奇打个来回哪够啊？没带够，这下让我惦着？”

“也许半路上买点煤呢。”

“他才不呢，他嫌零袋的贵。唉，那个讨厌的瘸子！不是他，我也不这么担心了。他常来，三天两头，长得那么丑，还充外国派儿！讨厌！”

福尔摩斯赶紧追问：

“瘸子？是不是装了条木腿？”

“就是！还有个鬼魔眼道的小子！来过好多趟。昨晚，他把我男

人叫了起来，深更半夜的让人不放心啊。我男人早给汽船升上了火，好像事先说好的。”

“这也没什么不放心的……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瘸子来叫他的呢？你看见了？”

“我没看见，可我能听出来，大概是三点吧，我男人把我大儿子也叫醒了，爷俩一块起的床。嗨，我能听出来，那个木腿在石头上走，咯噔咯噔的。”

“就他自己来的？”

“我没听见有旁人。”

“嗨，也真巧，我就想租汽船，我早就听说过你们的船好……叫……？”

“叫‘曙光号’。”

“哦，对对对！绿色的，船帮上画着黄线条的旧船？”

“不，黑色的画着红道道，刚刷的油漆呢。”

“谢谢，我想你家先生会很快就回来的，别担心。我要是碰上‘曙光号’，我就给您捎句话去。对了，您说船的烟筒也是黑的吗？”

“不是一色黑的，上面有白道儿。”

“哦，好了，再见，斯密斯太太。华生，那有小舢板，叫过来，咱们去河对岸。”

上了舢板之后，福尔摩斯对我说：

“跟这些人说话，最好别告诉她实底儿，要不她什么也不说了。你要用话引她，什么也就清楚了。”

我关切地问：

“咱们怎么干也清楚了吗？”

“你说怎么干？”

“雇一只汽船追‘曙光号’去。”

“那太费事了！从这到格林威治，哪个码头都得停上一遍。”

“要不，就让警方插手吧。”

“太早了，到最后我也许会叫琼斯。但现在不成，那样会乱了的。咱们单独干吧。”

“我看试着登一下广告吧，寻找‘曙光号’也快些了。”

“快什么快？那不等于通知这两个坏蛋快点跑吗？眼下，他们可能不着急呢，这得感谢琼斯，他抓了那么多的人犯。”

我们俩在密尔班克监狱前下了船。

我又问他：

“咱们到底怎么干？”

“咱们坐车回去，吃点早饭，睡上个把钟头，准备今晚出动。哦，车夫，在电报局停一下。咱们把特比留下，以后准能派上用场。”

车子在大彼得街邮电局门前停住，福尔摩斯去发了一封电报。回到车上，他问我：

“知道给谁发电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记不记得杰弗逊·豪普案中咱们雇用的贝克街侦探小队？”

我恍然而答：

“他们啊，记得！”

“他们是有用的，如果他们不中用，我还有别的方法。刚才我就是给小队长韦金斯发的电报。他们这群孩子利落，在咱们没吃完饭时，他们就会出发了。”

现在已是早上八点多了。

连夜的追踪把我累坏了，精神松弛下来时，全身便感到特别疲惫。想想这桩案子，前前后后，林林总总，和自己有多大关系呢？何必这么劳顿呢？

但想到宝物，想到摩斯坦小姐，想到破了案之后的她的心情，我的劳累与疲惫全都烟消云散了——这就是爱情的奇妙吧！

是的，我应该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帮着福尔摩斯侦破此案！为摩斯坦小姐争一个公道回来。

回到住所洗了一个澡，又换了衣服，全身顿时感到轻爽了许多。我走下楼时，福尔摩斯正在餐桌上倒咖啡呢。

他眉开眼笑地指着报纸对我说：

“快看看，这个自以为是的琼斯跟一个舞文弄墨的记者就把这件

案子给破了。哎，你先来点火腿蛋吧。”

我看到《旗帜报》上有一篇题为《樱沼别墅的惨案》的文章：

昨夜十二时许，诺伍德樱沼别墅的主人巴索洛谬·舒尔托在室内身亡。据悉，此人是遭暗杀，但全身并无伤痕。死者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大批珍宝被盗走了。死者之弟塞笛厄斯以及来访者福尔摩斯、华生医生首先发现了死者。幸好著名侦探琼斯正在诺伍德分署执行公务，他在半小时之内便赶到了现场。他是个经验丰富才干出众的侦探，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破案线索。死者之弟因涉嫌而被捕。另外还有嫌疑犯女管家博恩斯通太太、印度仆人拉尔·拉奥和看门人麦克默多。

就目前情形看，凶手对于死者住所了如指掌，特别是出入的路径，非常熟悉。侦破过程中，琼斯先生智高一筹，排除了凶手由门窗入室的可能，断定其必有暗门通道。果不其然，死者屋顶有一大洞，真是料事如神。

据此种种，可以得出结论：这桩惨案不是普通盗窃杀人案。警方的及时以及果敢有力证明了他们的可靠与可信……

福尔摩斯一边喝咖啡一边取笑：

“真够肉麻的！你说呢？”

“咱俩比较幸运，差点被当成嫌疑犯。”

“对，就差一点。”

这时门铃响了。

我们能听见房东太太正和什么人争吵。我立刻站起来对福尔摩斯说：

“说不定警察来找茬儿了。”

“不会不会，是贝克街的杂牌军！”

果然是他们——十几个小叫花子进来了，而且看上去还挺煞有

介事的样子，排列成一队，等待我们指派他们的行动。

个子较高、年龄较大的那个是队长，他郑重其事地报告：

“先生，接到您的命令，我们立刻集合赶了过来。车费是三先令六便士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把钱给了他，尔后又嘱咐道：

“韦金斯，以后你单独跑了来就行了，你接受了命令再去布置嘛，省得一大帮人来回跑了。不过，今天既然都来了，那就先听我的战前动员吧……”随后，他把“曙光号”的特征讲给了他们，并强调了注意事项。

韦金斯保证：

“放心吧，司令！”

“报酬还照以前的老规矩。找到船的另加一个畿尼^①。现在先预支给你们一天的工资。好，出发吧！”

每个孩子都拿到了一个先令，于是他们欢天喜地下了楼，投入到了“战斗”之中。

福尔摩斯站起来走了几步，然后又点上了烟斗：

“只要这只汽船还浮在水面上，那咱们就会找到它。我预计，黄昏时分，他们就会完成任务了。”

“特比吃咱们的剩饭吧。对了，福尔摩斯，你还是先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不用，我一点也不困。说也奇怪，一有事干就不想睡觉，没事可干时便总打瞌睡。我想啊，一条腿的那个人好找，就是那个小子不好找。”

“他正是凶手。”

“你觉得凶手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野人，印度的。”

他否定着：

“不一定。最初我也这么想，可后来看到脚印之后我就不这么想

^① 英国旧币，等于二十一个先令。

了。这种野人会用吹管发射毒刺。”

我又插话：

“南美野人？”

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厚厚的书：

“这是新版本的地理辞典，这里写着——‘安达曼群岛位于孟加拉湾……气候潮湿……土著人是世界上最小的人……平均高度不到四英尺，有的成年人还不到三英尺，……他们生性凶悍，易怒而又刚烈，……他们对朋友敢于两肋插刀……哦，华生，你听这段——长相奇异，头大眼小，面容可怕，手和脚特别小。他们经常袭击英国官员和水手……他们常用的凶器是绑着石块的木棒子、毒刺……他们吃人肉……哦，看来，这种人惹不得。华生，我觉得斯茂雇他也出于无奈。”

“他俩怎么搞到一起去了呢？”

“说不清楚。不过，斯茂肯定来自安达曼，这野人也来自安达曼……华生，看你犯困了吧？快睡吧，就在沙发上睡……”

他说着就拿起小提琴来拉开了低缓的催眠曲，能听出来，这是他自己编的。我了解他，他有种即景作曲的特殊能力。

不知不觉，我就被音乐淹没了……

好像是个美丽的梦，梦中有梅丽·摩斯坦小姐的笑容。那甜美温和的笑似乎是专门献给我的……

9. 乔装改扮

下午。

我醒来时，福尔摩斯正在看书。他神情严肃，语气低沉：

“你睡得挺沉，没听见我们争吵吧？”

“没有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有找到呢！刚才韦金斯来过了，他说没找到汽船的影儿。这可怎么好呢，时间不等人啊！”

“我睡醒了。有什么活儿你就说，再跟你跑一宿我没问题。”

“不能跑了，只能在这等。你有事就去办吧。”

“那我就去西尔·弗里斯特夫人家看看，昨天我答应过她。”

福尔摩斯嘲笑我：

“去看看？去看夫人呢，还是去看小姐？”

“两者都看，她们都很担心呢。”

“别什么都告诉她们。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完全信任。”

我不想和他争辩关于女人、关于信任的话题，便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一两个钟头我就回来。”

“好吧。请你顺便把特比送回去，暂时还用不着它。”

就这样，我按他的嘱咐把狗送了回去，并给主人半个英镑。随后，我就去了摩斯坦小姐的住处。

她正焦虑地等着消息，脸色倦怠，浑身都没有精神。夫人也是很着急，想知道有什么结果。

我大致给她们说了经过，只是没讲那些可怕的细节。然而，她俩听了依然惊讶不已。

夫人惊叹：

“跟小说似的！被冤屈的姑娘，五十万的珍宝！吃人的土著人，瘸子，木腿，多像小说啊！”

小姐则欣悦地补充：

“还有两位神勇大侠！”

“梅丽，如果破了案，你可就发了！可是你怎么不太高兴呢？这是大喜事呀！”

她摇着头，那种神情真实地表明她对金钱财富的冷漠。不知为什么，看了她的这种态度，我心中似乎有了莫大的安慰。

她真切地说：

“塞笛厄斯是无辜的，他那么善良厚道，怎么会杀他哥哥呢？咱们帮帮他吧。”

我点头表示赞同。

大约两个钟头之后，我回到贝克街。

福尔摩斯没在房间里，他的书和烟斗都放在椅子上；没有留给我什么字条。

这时房东太太进来拉窗帘了，我问：

“福尔摩斯出去了？”

“没出去，他在卧室里。”她低声告诉我，“我看他好像生病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

“你走了之后，他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，好像坐不住似的。楼梯口一有敲门声，他就出来问我是什么人。哎呀，我看他有点不对劲呢，不是病了？我劝他别上火，吃点下火的药，他却拿着好心当驴肝肺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吓得我哟……”

我赶忙解释：

“你别生气，也别害怕，没事儿！我见过他这样，很正常的，没事儿！”

尽管嘴上这么说，可我心里却实在为他着急。因为整整一夜，我都能听见他在卧室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。

终于挨到了第二天早上。

他出来了，但面颊发红、神情倦怠。

我便劝他：

“你何必呢？弄坏了身子，损失就更大了，身体是本钱啊！老兄！”

“我睡不着啊！这真有点气人，大问题都解开了，可小难题却卡住了。整条河，我几乎都搜遍了，就是找不到这只汽船！斯密斯太太也没见丈夫回来。我想可能是把船沉到河底了吧，但又解释不通。”

“会不会是斯密斯太太说了假话？”

“不会，我调查过了，是有这样一只汽船，她没说假话！”

“要不就是船去了上游！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我已经派人去瑞奇门德那一带去了。会有消息的，等着吧。”

又等了一整天。

韦金斯和其他搜查人员都没有报告消息。

全市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惨案的报道,同时也介绍了第二天验尸的情况,于是这个案子已经家喻户晓了。

我在傍晚时去了坎伯韦尔,把没有结果的结果告诉了夫人和小姐。

福尔摩斯有点垂头丧气了,但他仍鼓捣着一个化学实验,蒸馏器加热后发出呛人的臭味,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!

我被熏出了那个房间,只好躲在自己的卧室里。

就这样他忙活了一宿,直到第二天早上,他怪模怪样地来到我床前。我看见他穿着水手服,外面套了件短大衣,脖子上系了条红色围巾。

“华生,现在我亲自出马去下游!只有这一着了。”

“我陪你去!”

“不用了,你最好留在这里替我照料琐事。行吗?”

“行!”

“那我走了!好像你也没法跟我联系,拍电报也不成。你就等着吧,我会尽快回来的。”

早餐时,我从《旗帜报》上看到了案情的新发展:

“本报消息,樱沼惨案十分复杂。现在又有新的发现足可以证明塞笛厄斯并不涉嫌谋杀。昨晚,他和女管家已被释放。对真凶,警方已有新的线索。相信此案在大名鼎鼎的琼斯先生的直接负责下会很快了结……”

我读完之后松了口气:谢天谢地,可怜的秃子终于自由了。不过,报上说的新线索是什么呢?会不会是警方虚晃一枪、掩人耳目呢?

想到这儿,我便把报纸扔到桌上。然而,我瞥见了报纸上的一则寻人启事,我又拿过来看:

“寻人：船主茂迪凯·斯密斯及其长子吉姆于周二凌晨三点左右乘汽船‘曙光号’离开码头，至今未归。‘曙光号’船身是黑色，上有红线条两道，烟囱也是黑色，其上有白线一道。望知情者速与斯密斯太太或贝克街 221B 号联系，必有重谢，酬金为五镑金币。”

这个启事肯定是福尔摩斯登的。启事措辞十分巧妙，即便是凶手看了，也会以为是个太太寻找丈夫的普通启事。

又是整整一天。

我坐在这里心慌意乱，既看不下去书，也想不了问题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会不会是福尔摩斯的推断不对呢？俗话说：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更何况他过于自信、过于精明！

但是许多案情是我亲眼所见啊，决不是他无中生有或凭借想像而来的。

下午三点。

门铃突然响了，我周身激灵了一下。

来人却是琼斯。他的表情跟上次不一样了，没了傲气也没了架子，变得十分谦让了。

“您好，先生！听说福尔摩斯先生出去了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他出去了，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您等等他？抽烟不？”

“给我一枝，谢谢！”他一边说一边用红绸巾擦额上的汗。

“给您一杯加苏达的威士忌吧？”

“好好，半杯就够了。看这天热的，多烦人啊！你还记得我上次对这案子的看法吧？”

“记得，记得。”

“唉，看来我也有失误。塞笛厄斯他有证人，能证明他离开樱沼别墅之后就再也没去。很显然，那个从暗道里进去杀人的不可能是他了。唉，怎么办呢？理不清头绪呀！背地里有人骂我吃干饭呢。我得求助于你们了。”

我给他个台阶下：

“我们也经常求助于您啊！这没什么。”

他认真地恭维：

“先生，您的朋友福尔摩斯可真够神的，我可不是故意说好话。我见过他办的好几桩案子，真是料事如神啊！尽管他的脾气有点急躁，可他不愧为一个大神探啊！我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！”

“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早上接到他一封电报，可见他对这个案子有了新的发现。喏，这是电报，你看看！”

电报是十二点从白杨镇发出的：

“请赶快去一趟贝克街，如我不在，请一定等我回来。我已找到凶手的迹象。如您愿意，今晚咱们一同去了结此案。”

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：

“太棒了！他找到了断了的线索！”

琼斯忍不住问：

“这么说，他也有出错的时候？不该吧，他可是大神探。我出了点小错……听，有人叫门呢，是不是他回来了？”

然而出乎我们所料，上来的是个老头。

只见他穿了一套水手衣服，外边是件大衣，大衣的扣子系得很紧，连下巴下的那颗扣子也系住了。他弯腰驼背，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打着颤抖。看来他的年纪可不小了，眉毛是白的，髭须是灰的，如果手里没有拄那粗粗的木棍子，他说不定会摔倒呢。

我关切地问他：

“老人家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找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他没在家。您有事就跟我说吧。”

“我找他本人。”

“他是我的好友，我可以代表他；您是不是为了那汽船的事儿？”

“对，我知道汽船在哪儿，也知道凶手和宝箱在哪儿。”

“您告诉我吧，我一定尽快转告他！”

像所有老人一样，他固执而又爱发火：

“听见没有？跟你说了，我只找他本人！”

“那您得等一会儿。”

“不等了，不等了！让他自己想法去破案吧！我没有时间奉陪！你们这两位先生的尊容，我不大爱看！”

他说着就转身要走，琼斯抢先一步把老头拦住了。

“老人家，请留步。既然您是来报告重要消息的，那您千万不能走，还是等等吧。”琼斯的口气虽然不硬，但身体却硬是堵住了门口。

老人火了，他用手里的棍子敲着地板，开口就嚷：

“太不像话！太不像话！我找我的熟人来了，你们俩算老几，怎么愣是拦着我呢？不像话！”

我赶紧赔不是：

“您千万别着急，原谅我们的无礼。福尔摩斯马上就回来了，您在沙发上坐一会吧，坐一小会儿。”

他万般无奈地坐下了，但依然没有消气，双手掩着脸，不愿意再搭理我们。

琼斯和我又开始抽雪茄，心里很着急，但嘴上又故意找点不相干的话题。

“你们也应该给我一枝雪茄！”

我们忽然听到了福尔摩斯的声音。

“哎呀！福尔摩斯，怎么成了你了？那个老头呢？”我惊讶万分地喊道。

他举着一把白色的物件朝我示意：

“在这儿，假发、假须、假眉毛！这不？我的化装术挺棒吧？也能骗过你们两位的四只眼！”

琼斯也忍不住了：

“你这个家伙！比演员还神！去演戏吧，每周能挣十镑！不过，

我看出你的眼神来了，你骗不了我！”

福尔摩斯点上烟抽了一口说：

“我今天一整天都这么演戏来着。有很多坏人都认识我原来的模样，特别是华生把我的事情写成书之后。我只好化装了，这样万无一失。哎，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吧？”

“接到了，要不我能来？”

“你的进展如何？”

“没有什么进展。我放了两个可疑犯，剩下的两个也拿他们没办法。”

“一会儿我给你另外两个人。但条件是，你听我的安排。当然，成绩可以归你。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好吧，答应！”

“第一，给我一只警察快艇，今晚七点在西敏士码头待命。”

“这没问题，我一个电话就解决。”

“第二，派两个身手不错的警察跟着我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“艇里一向配有三四个人，没问题。”

“第三，抓住凶手抢回宝箱后，让我这位医生朋友把它交给摩斯坦小姐——因为宝箱里的一半东西应该归她——让她亲手打开——喂，华生，行不？”

“行，太好了！”

琼斯却摇着头说：

“这有点不符合规定了……不过，咱们行个方便吧。可事先说好喽，她打开看完之后必须交给我们检验登记。”

“当然当然。第四就是，我要求单独审问一下斯茂，以便印证一下我的理论。”

“完全可以。您还有第五、第六吗？”

“第五第六就是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。半小时之内，生蚝、野鸡、特制白酒……”

10. 出 击

这顿饭吃得非常痛快，宾主三人都有说有笑。特别是福尔摩斯，一扫先前的沮丧，天南地北地说个不停，惟独不讲案情、不提新的发现。

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又倒了三杯红葡萄酒，福尔摩斯喜气洋洋地建议：

“咱们再干一杯，预祝今晚大获成功！噢，时间快到了，咱们走吧。华生，有手枪吗？”

“有一枝，在抽屉里扔着，当兵时候用过的。”

“带上，有比没有好！车子在门外等着呢，我订的是六点半来接咱们的。”

七点刚过。

西敏士码头。一只警用快艇等在那里。

福尔摩斯看了看之后特地问：

“警用快艇的标志是什么？”

“艇上的绿灯！”

“先摘下来吧。”

绿灯被摘下来了，我们上了快艇。

我们三个坐在后边，五个精壮的警察坐在前面。艇上还有两人是开机器和掌握方向的。

琼斯先问：

“咱们朝哪儿开？”

“伦敦塔，把艇子停在杰克勃森船坞的对面。”

快艇出发了，在河水上划出两道尾浪。

福尔摩斯欣慰地说：

“这个速度，能超过任何船只。”

琼斯答话：